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氣

神

絜齋集卷六

宋

袁

燮

撰

策問

祖宗家法

問書稱監于成憲詩歌率由舊章良以祖宗之家法後
嗣子孫遵而行之不可違也在漢宣帝時宰臣魏相好
觀漢家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奏請施行之而
唐世人主亦以太宗爲法政要一書有正色拱手而讀
者夫古者聖君之可爲法者多矣顧不取諸彼而惟其

祖宗是憲是式意者曰此自吾家法耶恭惟我藝祖皇帝誕膺天命光宅四海繼以太宗真宗克紹先烈煌煌乎聖德神功與二帝三王比隆竝美漢唐之君不足進焉慶歷中樞臣富弼作爲寶訓一書而三朝制度紀綱之法燦然畢具誠我國家之舊章成憲也歷代寶訓經筵進讀用爲龜鑑豈非萬世大法可遵而不可易歟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古爲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君德爲本而寶訓則首以賞罰非所當先而先之豈固有深意耶求諫帝王之盛美也是書之末乃始及之豈

其所載無非急務非必以先後次第言也三朝立國規模雖非小智所可窺求之是書大略可見當五季之餘海內分裂未易混一也我祖宗之興遂能削平禍亂鞏固基業傳之罔極何修何營而臻此也上而主威振朝廷尊下而民生阜習俗美內而以大總小如臂使指外而邊陲晏然四裔賓服成績爛然本原所自亦可卽是書而求之歟若用人若攷課若任將帥若制藩臣若謹刑罰若制國用若禦戎敵垂諸後世皆可爲法稽諸前代亦皆合乎今日之治固當以三朝爲式然因時制宜

容有不能盡合者故稱堯舜者曰若稽古若者順而行之稽者參而攷之隨時之義不能盡循也然則寶訓所載其事事而遵行之歟抑擇其宜于今者用之歟盍併以告

宗法

問古者宗法之立所以篤親親厚風俗也大宗一小宗四合而爲五宗焉蓋諸侯之庶子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使其嫡子爲後所謂繼

禰者爲小宗五世則遷者也不惟諸侯之別子爲然而
異姓之起家爲大夫者亦如之嫡嫡相承每事諮告有
大宗以爲小宗之統有小宗以爲羣弟之倡小宗雖親
盡而遷大宗則正統自若故百世而親親之恩未始絕
也風俗安得而不厚歟然嘗攷諸家之言別子者其說
非一或曰君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或曰公之子皆
別子也或曰諸侯之母弟不盡爲祖也或曰始封之君
別一人爲祖也自今觀之其亦有的然不可易之說歟
別子之嫡子謂之繼別可矣而禮之有繼別子之所自

出則所繼者果何人歟別子之正統旣爲大宗矣大宗有庶子若孫者其兄弟自爲宗歟抑宗小宗歟古者宗將有事族人皆侍事無鉅細靡不由之以嫡子當立而苟非其人悖理亂常莫亢厥宗將何以處之歟祖遷于上宗易于下謂其親盡也親盡則不相爲宗于是乎易之則自五世之外別爲宗矣上無所繼而下自爲宗可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記以爲周道也然則宗法莫詳于周矣或謂夏商之制與周不類則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者婚姻可

通也而何以爲盛時之法歟昔之習于五宗者若毛萇杜預賀循薛綜之流其說旣詳矣孰爲得孰爲失歟東坡蘇氏以今無世卿大宗不可復立欲復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其說似矣然自古安有舍大宗而獨立小宗者獨立小宗則五世之後將漸散而無所屬親親之道何以能久歟試紬繹而言之

歷象一

問古之聖人仰觀于天以爲日月星辰垂象雖明而躔度至微不可以莫之察也故在書則有歷象璿璣在周

官則有馮相保章而月令所紀尤爲詳焉夫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轉禮經之語也而或謂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戾于經矣日昱乎晝月昱乎夜陰陽之精發于光華厥類均爾而或又謂日入于海隔以映月受光多少隨日遠近則是月待日而明也月不能自明而衆星爛然獨能自明乎史稱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去極雖或遠或近要不離于黃道而月出于黃道之南北東西常失其中箕之好風畢之好雨皆月行失中而然以理揆之果信乎否也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

道衰代日行下道自漢儒有是言矣不知此三者之別
皆黃道歟非歟以分星觀妖祥蓋周保章氏之職春秋
時有星孛于大辰而知諸侯之火歲在星紀淫于元枵
而知宋鄭之饑星土之驗蓋如此然周都地中而柳南
方之宿也安得而爲周分齊負東海而虛危北方之宿
也安得而爲齊分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識者知漢
將有天下而後人非之謂金水二星不應背日而行則
漢史所紀果足爲受命之符乎越得歲吳伐之而越終
有吳燕得歲秦滅之而燕終有秦福德所在誠非加兵

者之利而或謂武王逆歲而伐紂何耶五星出東方何
以爲中國之利月行掩昴何以破旄頭之國熒惑守歲
而退何以言速用兵者昌天道幽微自鄭之裨竈見沮
于子產其言卒不驗曾謂後人而能測究歟星家之說
多有取于官名所謂中執法柱下史尙書從官謁者郎
將之屬皆後世官稱爾不知三代之前亦有是名乎有
之曷不經見無之而自名之可乎班氏漢志經星百一
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名案八十三原本誤三後數
十八今據漢志改正
術之家或謂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不存或謂二百八

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夫星古猶今爾而多寡若是不侔有于交州海中見南極下衆星皆古所未名者則甘石巫咸果能無遺乎言天三家渾天爲優而爲推驗七曜並循赤道而無黃道者其器亦疎略矣果何以推驗乎觀歷代史或首列五宮而次以五星或上言五星而後五宮或詳言中宮而次以二十八宿皆非徒然殆必有意儒者所宜講也其悉言之

歷象二

問昔者帝堯首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歷步其數象占

其象也大舜承之協時月正日治歷也在璿璣玉衡觀象也歷數旣明象復參焉天道于是乎不差矣漢歷莫密于太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清臺所課未有能及者行之久遠可以無差矣而至建武中纔百餘年分度已差元和之際去天益遠得非其初亦有所未盡耶漢之渾儀古璣衡之遺也洛下閎賈逵皆爲之而張衡尤精所謂術數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宜其盡善無可議者而淳風譏其推驗七曜盡從赤道則是無黃道也焉有黃道不明而可推測造化者乎一行有言六家之說

迭爲矛盾以爲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爲渾天則北方之極寢高且有不在渾蓋是非之語則是渾儀亦不足用耶夫歷之精者旣不能無差儀之善者又難以盡信天道何以步占人時何以敬授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而史遷乃謂天運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旣曰變矣自五百年以往變有不可勝窮者千歲之日果可以推知乎璿璣玉衡自古以爲觀天象之器而史遷乃曰北斗七星也以斗定四時夫豈不可而遂以

爲璣衡其然乎否乎盍併陳之

歷代國祚

問嘗觀歷代得失盛衰之故自三代而後若漢與唐學者類能言之三國鼎峙南北分裂晉隋混一五季更禪之時往往未之深攷故願相與講明之魏氏據有中土天下莫強焉吳大帝蜀昭烈處于偏方角其智力卒與之抗衡並列而爲三彼何修何營而遂能爾也天下旣分合之實難晉武之世乃能混區宇以爲一厥功高矣然不一再傳而神州赤縣淪于劉石閒關渡江蕞爾微

弱不數年而建中興之業王蘇之變國勢復岌岌矣以
弱制強卒清大憝苻石之雄非晉所可敵也勝于淝水
焚其聘幣曾不見中國之爲弱雖以桓溫挾震主之威
蓄無君之心而卒不能移其祚夫方其盛也不虞其遽
衰而衰已繼之至其衰也殆不足以立國而縣縣延延
久而不絕此果何爲而然乎劉聰石勒苻秦拓跋之流
據有中原所向無敵有傳數世而愈盛者宋武帝起匹
夫不階尺寸之柄而兵威所至易于破竹卒代晉氏而
履尊位是又何爲而然也北方諸侯莫盛于泰和之主